

相约公园休闲椅

◎毛松南

今年夏天,二哥在城北购置了商品房,与我们居住小区仅仅相隔百十米。公园就在我们的住处附近,几百步就到。人到老年,兄弟亲情涌上心头,越发浓烈。

我们常在晚饭后六点左右到公园集合,一起散心。进园右手边有张休闲椅,二哥、二嫂提早到了,紧挨着坐,不时回头张望看我们到了没有,常常不在意碰了头。四个人一起慢跑,我俩小他们七八岁,不需要歇脚。一圈下来,感觉二哥有点吃力,就让他一个人坐在休闲椅上。跑完第二圈,他们三人合坐休闲椅,我则在椅子背后的石头上落座,大家交流一些奇闻趣事和老家人的家庭琐事。有时我们早到了,赶忙“霸占”位置,好让二哥来了有个靠背椅可以小憩。

二哥生过大病,现在隔月都要去上海复检,两个女婿争抢着护送。他目前身体没有痊愈,到公园里散散步、透透气,数数晶亮的星星、看看天空中闪烁前行的飞机、满怀深情望望北京,都是他康复的方式。我倒觉得我们慢跑是最有效的训练,二哥看着就多了精气神。有时侄女儿要上门送东西,二哥就说:“我在公园,你进门放桌上。”又一句:“我在乡下种的无公害小青菜每人一份,在冰箱里。”侄女儿也不阻拦老爷子去乡下种菜,这是他的爱好,力所能及,就当是放松身心吧。

公园的湖边布满石块,石块底边栖息着很多螺蛳、小河蚌,我也聊发少年狂,盘坐在石头上,弯腰剥离这些家伙,顺手在水里荡涤后,凭手感挑出空壳,把沉甸甸饱满的塞进塑料袋。有一次,我摸到一块瓦片,像以前一样歪着身子试图打水漂,但没有站稳,晃荡了几下,差点落水。二哥本能地伸手相助,但没有够着,身手不能再和从前一样。二嫂站在湖边台阶上看着我们,手舞着、咕嘟着,仿佛也回到快乐的童年。我们的童年时代,父亲常年在外县工作队,大哥在部队,二哥从小就是我和四弟的“小家长”,被他管着总有摩擦,我们没少“记恨”他,直到我们长大后才知他的艰辛不易。

遭遇过“险情”,二哥想回休闲椅坐坐,走近了才发现椅子已被别人占用。见到二哥走近,坐在上面的瘦高个赶忙笑嘻嘻地说:“来来来,你坐。”二哥知道那人患过脑梗,也常来公园。两个人互让着,都不好意思了,月光洒在休闲椅上,没有一丝风,湖面平静无涟漪,熟悉的陌生人相视而笑。瘦高个是外地人,在园区上班,也是公园常客,最近准备跑马拉松,原先一人在公园练习,略显孤单,现在有人跟在后面陪练了。我们只顾转圈跑,不交流,只有随身带着的小音箱里音乐不停歇。二哥本来走得很慢,这种时候竟解开外套、加快速度,试图追赶,精神好了许多。

降温了,二哥着了凉、受了寒,微信向我们“请假”:天冷了,到春暖花开时再相约。

我们每天还要在那张休闲椅上坐坐、摸摸、擦擦,等着二哥状态如初给我们发信息:“三弟,今晚我们公园见。”



学着为你灸

◎子穆

大楼里,有我的外公外婆

◎周嘉鼎

凤仙大楼,藏匿在喧嚣的繁华小镇中心。外面车水马龙、灯火通明时,大楼里却是光线昏暗。走到大楼门口,摸黑上楼梯,敲响房门,外公外婆的笑声先传过来,然后是争相打开门栓的声音。门开了,他们拉着我的手走进屋内。从小到大,外公外婆的卧室总是能看到窗外的阳光,电视机里也总是播放着南腔北调的戏曲。外公会把我搂在怀里:“乖娃,想看什么频道的节目?”看着外公饱经沧桑的面容,我都会顺着他的心思:“一起看戏曲频道。”外婆心情好的时候会唱他们那个年代的歌曲,没有快节奏和过多的技巧,只有悠长的旋律和浓厚的情感。

午后,雨停,天晴。外公麻利地穿起外套,从床头取出电瓶车钥匙

和手套,准备出门。“外公,您岁数大了,不要骑电瓶车出去。”“乖娃,你在家听话,外公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外公边说边扶着栏杆缓慢下楼,我紧紧跟在外公后面,然后看着外公骑着电瓶车驶出狭窄的巷子。

我干脆坐在巷子口等外公回来。向街上看,烧饼又挂了一炉,各种款式的车辆和行色匆匆的过路人,为生活忙碌着。我看到有小孩子正拿着纸飞机望向天空,想起十几年前,自己也曾是这样的孩童,初来这里看望外公外婆。我穿着背带裤,在餐桌下跑来跑去,外公坐在沙发上看着,满眼都是宠爱;外婆弯下腰紧紧跟着,怕我磕着碰着。

时光荏苒,这里的路重新铺上了柏油,掩盖了过去的裂痕,却遮盖不住我的回忆。小巷子铺了一层又

一层的沙子,却在雨后又又被冲出一条“小河”,如同外公外婆的手纹。

夕阳快要落山,晚霞映红了天边,花猫伸着懒腰,冷月带来的凉意让我打了一个寒战。熟悉的电瓶车声音越来越近,外公放好车,拎着两大袋子东西回来了。

看到我站在巷口等,外公说:“乖娃,帮外公拿菜和河虾上楼,外公给你做饭吃。”我们爷孙俩慢慢上楼,开门后听到了外婆的歌声。暮色透过玻璃,映在我和外公的脸上,爷孙俩相视一笑,好温馨。

凤仙大楼,承载着我的童年记忆和学生时代的青春梦想。我的成长岁月已在这座大楼生根发芽,外公外婆给了我最深沉的爱。不管未来如何,我都已将这里的故事串联起来,别在心间。

坝上情谊

◎陶建明

老陈是我家老邻居,我们两家仅隔一道小坝。自我父辈迁居至此,我们便毗邻而居。我们两家同饮一河水,水踏子隔河相对,淘米洗菜时彼此能闲话家常。长辈之间、子女之间都成为好友,结下深厚情谊。

我们两家男孩居多,从小玩在一起,亲密无间,可有时也闹矛盾,甚至还动过手。不过,两家大人能从严管教自己的孩子,让我们从小就懂得远亲不如近邻,深知“百万买宅,千万买邻”的道理,以诚相待,用心经营邻里关系。

我家兄弟几个参军、考学,离开故乡。农村实行生产承包制后,每到收种时节,老陈没少给予我家支持与帮助。尤其是我爸去世后,老妈不习惯城里生活,长期独守家园。有一年麦收,刚刚机收的小麦比较潮,摊放在门前水泥场上。前半夜还是风平浪静、星光满天,劳累了一天的老妈早早入睡。然而夏天的天气恰似孩子的脸——说变就变。后半夜开始下雨。老陈发现后,拿着电筒来到我家麦场,迅速堆好小麦,盖好篷布,并用砖头、棒槌压牢。

老妈年逾八十后,身体愈发衰

弱,虽然我们兄弟几个轮流回去看望次数增多,但毕竟大家都有工作,离家远,照顾老妈难免有欠缺。老陈经常抽空到我家探望,对我妈问长问短,帮助干体力活。有一年的寒冬早晨,他到我家发现我妈精神萎靡、虚汗直冒。老妈考虑我们工作忙,觉得忍一忍就会好,不想打电话告诉我们。老陈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,因为我妈患有心脏病,于是立即给我打了电话。我和大哥毫不犹豫开车赶回家,就近将她送到镇医院,经检查确诊为心衰,马上安排住院治疗,让她躲过一劫。

老妈病逝后,老家大门长时间关门落锁。有时我们顺便回去看看,却因忘带钥匙进不了门。有一次我回去办事,还不小心把大门钥匙锁在了屋里。此后,我们增配了一把大门钥匙长放老陈家,出现类似问题就能轻松解决。

当然,我们两家的关心与支持是相互的。老陈家遇到困难需帮助时,我家也是义不容辞,竭尽全力。老陈的独子参军复员后,长时间没找到合适工作,全家焦急万分,我家也为此忧心忡忡,到处托人打听消息。一有合适机会,就赶忙把孩子

档案送去,或直接带着他前往推荐、参加面试。经多次努力,终于为他找到较为理想的工作,我们两家一桩共同的心事总算落了地。

老陈长期在乡镇企业从事重体力工作,按当时政策,55周岁可退休,但主管部门持不同意见,迟迟不予办理,让他十分困惑与苦恼。我们得知后,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,查文件、找依据、到相关部门咨询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经办部门很快按规定为他办妥退休手续。

我家场院大、十边地多,种植了不少果树和蔬菜,桃子、柿子等水果丰收或新鲜蔬菜下来,总会与他家分享。同样,老陈家有而我们家没有的东西,他也不会忘了给我们送来,如每年新大米碾好后,他会及时送给我们尝鲜。

杜甫在《酬高使君相赠》中写道:“故人供禄米,邻舍与园蔬”;在《客至》中写道:“肯与邻翁相对饮,隔篱呼取尽余杯”,这也正是我们家与老陈家关系的真实写照。几十年来,我们两家始终和睦相处、相敬如宾,相互关心、支持、帮助,不是亲戚胜似亲戚。这种隔坝友邻情谊,必将一代代传承下去。